

古韵与丹青 ◆ 王金声



童年，没有了遗憾，还是那年她在九十高龄归道山。

也许大家只知道她是才女作家，有《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等著，其文笔委婉自然，人物个性鲜明，并注入女性自身的感受，徐志摩、沈从文等称其为中国的“曼殊斐尔”。

除了作家外，凌叔华还是个出色的画家，她六岁时在家中花园墙上涂

鸦，被父亲的朋友看见了，对她说：“你的画有才情，日后定会成为大画家”，并力荐为其延师学画，就这样她成了宫廷画家缪素筠的得意门生。

大学期间的凌叔华，其画艺已臻成熟，她家的大书房也是中国最早的文艺沙龙，就连陈师曾、齐白石、姚华等主持的北京画会也常借凌府开会，某次招待诗人泰戈尔，席

间她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你敢画吗？”泰戈尔也真画了张佛像和莲花给她，那天恰好陈西滢也在现场，因而结识了凌叔华，随后相知相恋并喜结连理，成为文坛以画为媒的佳话。1947年凌叔华随陈西滢移居伦敦后，先后在巴黎、伦敦、波士顿等地博物馆多次举办过个人画展，轰动国际画坛并广受好评。

叔华的绘画属“文人画”之列，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无论春兰秋菊，还是村舍溪山，偶一点染，每有物外之趣，气逸神足，无不透射出作者的才情与人品，无奈画作多为海外艺术机构所藏，当今国人难得一睹真容，余仅得其《三余图》扇面（见图），画中清潭涟漪，着色无多，三鱼畅游于绿藻之间，绝非一个“雅”字了得，题画录戴熙诗，字体娟秀不奇怪，禅悟之句读来神驰：

长河浪涌海腾飞，那及空潭无是非。不浊不清差可住，自来自去更何依。未曾知乐方为乐，若说忘机便有机。我本不贪钩饵物，泳游常傍钓鱼矶。



▲ 潘亚云作“藕段”壶

认识潘亚云是在许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上海老沪太路的街面茶城店铺，匆匆一面印象简单平淡。只知他是宜兴制壶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夫人王琴芳也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师，这就引发了我的兴趣。

宜兴夫妻档从事紫砂壶艺术的为数不少，而潘亚云王琴芳在这个群体中，被称为佼佼者是不为过的。他们分别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毕业于江苏宜兴丁蜀职业学校美术班，属于紫砂艺术的科班出生，为日后的开拓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所创“云壶斋”工作室声名日隆与他们夫妇的执着努力密不可分。以后我多次同朋友在丁山“云壶斋”与他们相遇闲谈，也进一步了解了他们壶艺人生的风风雨雨。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艺术成就得到了许多行内行外人的赞许。好的紫砂壶作品与绘画艺术同工异曲，说白了紫砂壶制作第一要有一股清气扑面，线条流畅平稳，泥料讲究，工艺精湛，传统现代巧妙融合，彰显大气清雅，才是一件成功之作。

潘亚云处事低调，为人不张扬，他对泥料的鉴赏评析条理清晰，来龙去脉娓娓道来，令人信服。还有就是他在自己不断攀向艺术高峰之时，不忘提携培养手下技工，推介他们的作品，这份热心与无私令人感动。潘亚云的壶艺在上升，空间潜力大，是凭借他的智慧和创新能力。在走向广阔的市场间，头脑清醒，思路广阔。所作各类壶艺，无论大品小品，构思新颖，颇具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活力，在深受海内外众多爱好者、收藏者的喜好的同时，他的制壶技艺在各种比赛中屡屡获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王琴芳，天赋聪慧心灵手巧，对紫砂艺术不懈追求，技艺日增见长。她尤其对制作大方美观，线条流畅奔放素雅，她的“花货”更为栩栩如生，清新典雅，广为各界所赞赏。愿他们比翼双飞，更加辉煌德艺双馨。

其后有一次，我将这件事说给了另一位朋友听，他听后连连说我亏了。因为按现在的市场行情，我的那枚海兽葡萄镜完全可以卖到18万左右，而这枚宋代双龙镜最多也只是三四万的行情。我听了他的话后只是哈哈一笑，并不在意，对于那次交换，我还是打心眼里满意的。



▲ 王琴芳作“恋(相濡以沫)壶”

结缘紫砂壶

◆ 苏剑秋

火柴厂的徽章

◆ 李涌金

我收藏了几十枚火柴厂的徽章，大都是我国民族火柴企业，虽然历经百年沧桑，但依然光彩照人，依稀可见曾经的辉煌。

南通燧火柴厂由清末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17年创办，他主张实业救国，一生创办20多个企业，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做出贡献。该厂位于南通天生港，是我国早期民族火柴厂，解放后为国营南通火柴厂。该厂先后有多种徽章，最早的两枚采用珐琅工艺制作，古色古香，徽章最明显的是标明员工身份和火柴产品。其中一枚是工人证章，上是厂名，下是工人两字，中间是一盒“古钱牌”火柴图案。另一枚是女工证章，厂名上方增加天生港，中间是一盒“南通牌”火柴图案，下是女工两字，工人上下班进出均需佩戴。小小两枚证章，可见当时民族企业对工厂管理还是规范严格的，对本厂的国货火柴品牌极其引为自豪。

苏州鸿生火柴厂徽章红底白字，精致漂亮。它前身是苏州华商鸿生火柴公司，由上海著名实业家刘鸿生于1920年创办，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后为苏州火柴厂。刘鸿生从经销英商开滦煤炭起家，转为创办实业，第一个企业就是火柴厂。为什么首选火柴厂，因当时苏北洪水受灾，刘曾捐5万元救灾，有人建议他办火柴厂，可容纳难民打工自救。再说当时洋火充斥国内市场，实业救国思想也促成他立志办火柴厂。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刘的妻子叶素贞，他俩年轻时一见钟情，但叶的父亲叶世恭是大名鼎鼎的上海燧昌火柴公司的老板，瞧不起这个煤炭跑街，原不同意这门亲事。刘年少气盛，更坚定他办火柴厂的决心，并称要打败老头的燧昌公司。凭着刘鸿生的悟性和经营才华，鸿生火柴厂的火柴价廉物美，有力地抗衡洋火占领市场。后来刘还创办大中华火柴公司，被人们称为火柴大王。1924

年，燧昌公司因经营欠佳停业，刘鸿生收购了该公司苏州分厂，因此也出现了女婿打败丈人老头的一段故事，这是题外话。

南京火柴厂创办于1946年，因南京是民国政府所在地，曾取名首都火柴厂，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现名。南京火柴厂是我国规模较大的火柴厂之一，曾设计生产了防风火柴、无硫火柴、芬香火柴等新品种，深受市场好评。随着打火机的替代，火柴逐渐退出市场，现作为为数不多的火柴大厂仍在继续经营。

黎明火柴公司、安平火柴厂等几十枚火柴厂的老徽章汇聚一起，形状各异，成为我的火柴世界的系列藏品。一代又一代企业家留下的火柴厂徽章，方寸之间见证了我国民族火柴企业艰难起步和发展壮大的演变轨迹，也凝聚了民族工业先驱实业救国的爱国之心。



宋代双龙镜 ◆ 张东



战国镜，于是他便花了500元就将此镜买下。虽然收入囊中，不过其实他本人也不是很看重该镜，相比之下，还是唐代的海兽葡萄镜更得他心意。

因为那次交流，我们二人便交了朋友，此后仍保持联系。前不久我儿子结婚，要订宾馆，正好想起他是做这行的，就请他帮了帮忙。托他的福，一般需要提前一年才能订到的宾馆，三个月内就订好了。（虽然他也不是一开始就给了我一个肯定答

复，但说好若是有人取消预订，一定给我留着。正好不久后就有人取消了预订，于是他连忙打电话给我，我赶紧一看，是很漂亮的五星级宾馆。）

因为这件事后，我们更是成了时常联系的好朋友。一天，他打电话请我帮个忙，说是收了一枚海兽葡萄镜，让我帮他长长眼。我过去一看，那是一枚高仿镜，拿在手中掂了掂，很明显手感很沉；镜背上雕琢的海兽纹饰颇不自然，隐约有一些现代装饰风格，缺乏古镜那种浑然天成的风韵。

我将自己的看法告诉他，他很是失望。看着他沮丧的表情，我忽然有了个想法。既然他那么喜欢海兽葡萄镜，而我正好已经收藏了两块几乎相同的海兽葡萄镜，且对他的那枚双龙镜颇为中意，何不用我的海兽葡萄镜换他的双龙镜？心念一动，我就立即向他提了出来。怕他会有疑虑，我还对他说，若是他哪天后悔交换了，也可以随时再将我们二人的镜子换回来。他倒没什么不愿，很干脆地就和我换了镜子。

拿到了镜子后，我时常拿出来

把玩，还用40倍的放大镜仔细观察镜身，竟然还发现了鎏金的痕迹，想来当年此镜必定比现在的模样还要精美。考察历代铜镜上的龙纹，发展至宋代，龙头开始加厚，龙颈也稍稍变粗，头上的一对鹿角也开始分出岔角来，下颚也开始上翘，整个形体特征越来越力求传神。总体上，宋镜中的龙纹继承了唐代龙纹的特征，且多有创新。光从龙纹的特征来看，应该可以断定此镜乃宋镜。

其后有一次，我将这件事说给了另一位朋友听，他听后连连说我亏了。因为按现在的市场行情，我的那枚海兽葡萄镜完全可以卖到18万左右，而这枚宋代双龙镜最多也只是三四万的行情。我听了他的话后只是哈哈一笑，并不在意，对于那次交换，我还是打心眼里满意的。

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我用自己一枚多余的镜子换了一枚自己没有且心心念念的镜子，让自己的铜镜收藏品类更为齐全完备，因此而获得的精神上的愉悦和心灵上的满足感不是简简单单用钱就可以衡量的。收藏了三十多年，铜镜对于我已不止是青铜老古董那么简单，其间凝结了很多很多的情感与回忆，也许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我千金不换的珍宝。

我曾经在新民晚报上介绍过一枚双龙镜。有位冯先生，是一家宾馆的老总，也是位收藏大家，以收藏瓷器、柚木家具为主。他在看到我的那篇文章后，觉得我的那枚镜子和他自己收藏的一块铜镜有点儿相似，就让秘书找到新民晚报的编辑，通过编辑询问是否可以将其手机号码告诉我，希望能深入交流。我委托编辑将号码告诉他不久，他就联系了我，并约好了见面的相关事宜。

一个下着雨的周末，他骑着辆自行车就来到了我家，还带了几样东西过来，其中就有他提到的那枚镜子。我接过来一看，竟然比我先前介绍的那枚双龙镜还要好。

该镜直径大约18.2厘米，菱花形，圆钮。镜钮两侧各有一龙隔钮对峙，两条龙首尾相接，一曲背，一躬身，扬首张口，龙须飘逸，身披鳞片，鳞片排列整齐，珠脊凸起，四肢三爪，长尾弯曲，龙身周围点缀祥云纹。此镜乃属高浮雕镜，整体纹饰刻画清晰，线条简练粗犷，造型刚劲有力。

冯先生向我介绍了此镜的来历。十几年前在藏宝楼快要结束营业时，他闲来无事去逛了逛，偶然间看到了这枚铜镜。那时大家都不看重此镜，收藏界普遍重视唐镜与